



阿尔巴尼亚的独立

(1912年11月28日)

克利斯托·弗拉谢里著

阿尔巴尼亚的独立

(1912年11月28日)

克利斯托·弗拉谢里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3年·北京

Kristo Frashëri
SHPALLJA E PAVARESISE
SE SHQIPERISE

(28 Nëntor 1912)

Tiranë. 1957

根据地拉那 1957 年出版的阿尔巴尼亚文本译出

阿尔巴尼亚的独立

[阿] 克利斯托·弗拉谢里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后圆恩寺 3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10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 0.13 元

1962 年 11 月第一版 1963 年 4 月北京第二次印刷

印张 $\frac{7}{8}$ · 字数 18,000

统一书号 3003 · 656

阿尔巴尼亚人民经历了数个世纪的反抗土耳其侵略者的长期斗争，以1912年11月28日宣布民族独立而胜利结束了。这个日子结束了阿尔巴尼亚人民遭受苦难和不幸以及无数英勇斗争的漫长的历史时期。尽管阿尔巴尼亚人民人数不多，遭到分割，而且往往是孤单的，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屈服，即使是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的奥斯曼帝国威胁要并吞整个欧洲的时候，阿尔巴尼亚人民也没有屈服。

十九世纪期间，阿尔巴尼亚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发生的变化，使反抗土耳其侵略者的解放斗争更加发展和加强。由于普里兹伦迪联盟（1878—1881年）所领导的斗争和复兴者们的不倦的活动，解放运动取得相当大的进展，为解放而斗争的意识更加深入于全国人民群众之中。十九世纪末叶，阿尔巴尼亚的爱国者们看到，祖国解放的日子已经十分临近。

二十世纪初，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运动极其迅速地发展起来。土耳其的压迫和寄生制度依靠着封建关系，每年通过赋税掠夺国民收入，为外国资本的渗入开放大门，危害国家的经济，使阿尔巴尼亚的经济状况日趋恶化。另一方面，由于实行欺骗和极端反动的政策，企图消灭阿尔巴尼亚民族、语言、文化和一切民族精神财富，野蛮地迫害本国的爱国者与进步人士，阿布杜尔·哈米德

苏丹的統治已經成为阿尔巴尼亚人民所完全不能忍受的了。

这些因素导致了民族解放斗争陣綫的巩固，但是这一陣綫也有一些不利的条件。

阿尔巴尼亚的社会发展阶段是十分落后的。工人阶级还没有诞生，同商业、小生产或庄园制度相联系的资产阶级一直是軟弱的。在阿尔巴尼亚，缺少一个通过自己的政党来领导民族解放运动的有能力的革命阶级。同苏丹没有联系的封建主也因害怕武装斗争，而宁愿采取机会主义的解决办法，要求外国保护，并且通常是执行外国的指示。此外，土耳其的警察迫害、流放和把爱国者流放出阿尔巴尼亚，以及不但土耳其官吏、而且还有其它外国代理人所制造的宗教分裂和地区分裂，都给組織陣綫的工作带来了困难。

另一方面，欧洲的资本主义列强变成了帝国主义，它们变本加厉地企图把巴尔干国家和土耳其帝国变成附屬国。列强在角逐斗争中，答应巴尔干国家政府把土耳其在欧洲的全部領地分給它們，以便把这些国家系在自己的政策之后。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它們在这些国家培植沙文主义和仇視的情緒。在土耳其的欧洲地区內，有两个国家，即阿尔巴尼亚和馬其頓，被利用来做为引誘巴尔干国家政府的沙文主义欲望的釣餌。这带来的后果是：阿尔巴尼亚人民在解放斗争中不仅面对着土耳其侵略者，而且还面对着资本主义列强；特别是邻国（塞爾維亞、黑山国和希腊）的沙文主义政府。这些邻国不但不向阿尔巴尼亚人民伸出兄弟之手，反而筹謀划策，彼此勾結，企图分割阿尔巴尼亚。

这两个资本主义列强（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王国）把自己說成是阿尔巴尼亚 1912 年贏得独立的主要“因素”。我們不否认它們在 1912 年的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但是应该指出：它們的立場完全是出

于帝国主义的考虑，完全为它們的政治、經濟和战略利益所决定。这两个国家企图控制巴尔干，要把阿尔巴尼亚作为一个可靠的基地。它們所关心的，是要使阿尔巴尼亚沿海地区不落入塞尔維亞或希腊(站在这两个国家之后的是俄国、法国和英国)手中。此外，奥地利力图使这一沿海地区也不要落入意大利手中，而意大利也不願在这一地区看到奥地利。三十五年多以来，奥地利和意大利的政策就是打着維持巴尔干現状的幌子，其意图就是要維持土耳其在阿尔巴尼亚、馬其頓、特拉克等地的統治。为了維持这一現状，从1881年到1912年，奥地利和意大利簽訂了一系列国际協議。

尽管形势不利，民族解放运动在二十世紀初期，还是获得了巨大的高漲，城乡群众的民族觉悟得到了提高，使运动具有更加民主的性质。1903年馬其頓的宁頓革命解放起义，特別是1905—1907年的俄国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給了阿尔巴尼亚有組織的斗争以巨大的推动。这样，在宁頓革命的号召下，阿尔巴尼亚的爱国者立即于1904年4月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了代表大会，在会上提出了組織爭取自由独立的阿尔巴尼亚的斗争問題。此后不久，当革命的枪声在俄国还未停止的时候，在阿尔巴尼亚的群山中便聚滿了由爱国者組成的游击队伍。

运动在1903—1905年間的新高漲和組織斗争的必要性，导致以爱国者巴約·托普里为首的、名为“为了阿尔巴尼亚自由”的秘密委员会于1906年4月在馬納斯狄尔成立。委员会依靠阿尔巴尼亚人民的革命热情，立即取得了成就。它在阿尔巴尼亚許多城市建立了分会，散发秘密刊物，把全国爱国力量团結在自己周围。同年，組成了第一支民族解放游击队，并在列斯柯維克附近同土耳其軍隊进行了第一次武装战斗。此后又成立了其他游击队，这些

游击队在“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下，同土耳其军队进行了战斗。

尽管土耳其反动势力得到我国地主和反动神甫的帮助，但是武装游击队仍不断扩大，深山里到处是精力充沛的青年战士。1907年，阿尔巴尼亚爱国者从自由的山区发出了进行反对土耳其侵略者总起义的号召。一支争取自由的志愿游击队的司令柴尔奇斯·托波利于同年1月在给阿尔巴尼亚人民的信中，最后号召说：“被奴役的阿尔巴尼亚起义万岁，它将给国家带来自由、幸福和福利！”

在争取自由的游击队进行了活动和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积极爱国者进行了不倦的工作之后，1908年春天，阿尔巴尼亚已处于总起义的前夕。运动主要是在科索瓦和马其顿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几个月后，即1908年7月初，在费里卓维奇(科索瓦)聚集了约两万名武装起来准备进行起义的阿尔巴尼亚人。在那些日子里，阿尔巴尼亚就像一座处在爆发前的火山。但是由于在1908年7月23日那天爆发了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青年土耳其革命)，起义的发展暂时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土耳其资产阶级为了给自己开辟发展和致富的道路，也对推翻苏丹封建制度感到兴趣。这个资产阶级的代表聚集在青年土耳其委员会即“进步联盟”周围，他们力图要把受奥斯曼帝国压迫下的各国人民的解放运动用于自己革命的需要。他们特别注意阿尔巴尼亚的武装运动。青年土耳其派用蛊惑性的纲领：推翻阿布杜尔·哈密德苏丹专制制度，建立立宪政体，限制地主权力，承认民族权利，保障言论和出版自由，施行大赦，招引了许多阿尔巴尼亚爱国者跟着他们的运动走。他们利用阿尔巴尼亚、马其顿的争取解放的起义浪潮，特别是聚集在费里卓维奇的数千武装农民，来发动革命，并且用这次革命迫使阿布杜尔·哈密德于1908年7月23

日公布了宪法。

宪法的宣布，革命胜利带来的某些有限的自由，以及青年土耳其派关于立即实行各种改革和承认民族权利的保证和許諾，所有这一切暂时緩和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反抗土耳其侵略者的武装斗争。許多阿尔巴尼亚爱国者受了青年土耳其派的狡猾手段的欺騙，过高地估計了革命^①和宪法的意义。

青年土耳其派在夺取政权以后，立即暴露了他們资产階級民族主义者的面目。他們的目的并不是推翻土耳其帝国。他們立即采取措施，保证这个帝国的存在，鎮压被压迫国家人民爭取建立独立国家的民族运动，鎮压爭取使已經开始的革命进一步深入的农民运动。

但是青年土耳其派的骯髒、狡猾的破坏政策及其阿尔巴尼亚走狗的騙局，沒能扑灭解放运动。相反，从1909年开始，阿尔巴尼亚反抗土耳其侵略者的武装解放斗争进入决定性的阶段。

1909—1913年的特点是，阿尔巴尼亚人民进行了反抗土耳其侵略者的猛烈的武装斗争，阿尔巴尼亚民族运动内部两个派别，即爱国的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之間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爱国的革命派主張深入地进行爭取国家完全解放、使阿尔巴尼亚摆脱土耳其統治的斗争，而机会主义派力图把运动限制在青年土耳其派的綱領的範圍內。

拥有强大宣傳手段的机会主义派力图模糊解放运动的方向，叫囂邻国覬覦的威胁。显而易见，机会主义派的綱領不仅淵源于伊斯坦布尔的青年土耳其政府，而且淵源于要求永远維持巴尔干現狀的維也納帝国主义政府。事实上，这一派的领导人米塔特·

① 指1908年7月23日土耳其资产階級革命。——譯者

弗拉謝里、法依克·科尼察、捷尔基·費希塔、梅赫迪·弗拉謝里等，当时不是青年土耳其派，就是奥地利政府的代理人。

但是机会主义派的企图沒能使阿尔巴尼亚民族运动脱离正确的軌道。阿尔巴尼亚人民遵循了爱国战士和民主主义者，如德米斯多克利·格尔曼尼、巴伊拉姆·楚里、斯皮洛·巴尔卡曼尼、路易·古拉庫奇、恰米尔·帕拉尼提、米哈尔·格拉麦諾、赫尔·莫斯等所指出的道路。

矛头指向反对青年土耳其派統治的新的运动，在 1909 年夏天就开始了。同年 8 月，在費里卓維奇又聚集了数千武装农民，抗議青年土耳其派的措施，这一抗議变成了起义。伊斯坦布尔政府派来了在加費德·巴夏指揮下的軍隊，采用了恐怖手段，但是运动沒有被鎮压下去。而且，起义还扩大到了整个科索瓦，以后又扩大到了魯曼、北方的山区，同时扩大到了阿尔巴尼亚南部。軍事行动遭到了破产，加費德·巴夏和他的軍隊撤走了。

1910 年春天，起义者开始进攻有土耳其駐軍的城市。这一次，土耳其政府采取了更大的措施：派遣了用現代化装备武装起来的、由七十个正規营組成的大軍，由青年土耳其派的將軍謝夫切特·屠尔古·巴夏指揮，开往阿尔巴尼亚。战火在整个科索瓦燃燒起来。謝夫切特·屠尔古·巴夏只是在城市重新建立了政权。后来，当土耳其軍隊經過阿尔巴尼亚北部和中部时，进行了恐怖和迫害活动，并大肆进行逮捕。据当时的人們說，为了消灭起义和制服阿尔巴尼亚，土耳其軍隊开始解除阿尔巴尼亚人的武装，强迫他們加入土耳其的队伍，加强各城市的駐軍。后来，青年土耳其派以为征服了阿尔巴尼亚，把大軍撤回伊斯坦布尔。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运动並沒有被鎮压下去。

1911年春天，又爆发了武装起义，这一次是在大山区开始的。起义刚刚开始，就赢得了胜利，3月24日，解放了德契奇、克奈维尼察，一天之后，又解放了屠兹。土耳其的驻军和官吏从其他很多地方被赶走。5月，起义者在佩依尼克打败了土耳其人，从而为解放斯库台开辟了道路。起义者在迪布拉也取得了胜利。在南部，游击队补充了新的战士。秘密的革命委员会在科尔察、科罗列、纪洛卡斯特和发罗拉活动，它指导着由爱国者组成的游击队，并使这些游击队彼此建立了联系。

这一次起义在力量上超过了上一年起义的规模。青年土耳其派感觉到了来自阿尔巴尼亚山区的危险，因而派遣了一支又由谢夫切特·屠尔古·巴夏率领的、由四万五千人组成的大军。但是阿尔巴尼亚的起义者没有动摇，他们坚强地迎击了土耳其军队。谢夫切特·屠尔古当时对这次抵抗写道：“……每天都进行激烈的、继续不断的战斗，但是起义者保卫住了每一座山，每一栋房屋，只有战死以后他们才放棄阵地……”虽然阿尔巴尼亚起义者表现非常英勇，但是在土耳其军队的优势面前，在缺乏粮餉的情况下，不得不放棄已经解放了的地区，而到黑山国去避难。

黑山国满意地接待了阿尔巴尼亚的山民，因为它也正在准备进行反抗土耳其的斗争，阿尔巴尼亚的起义不被镇压下去对它是有利的。阿尔巴尼亚人同黑山国的合作，不仅引起了土耳其政府的惊慌，而且引起了奥地利政府的惊慌。为了说服山民返国，奥地利和土耳其的代理人为首的一切机会主义者都动员起来了，并且开始叫嚷斯拉夫的威胁。

起义所获得的巨大规模和机会主义分子企图掌握起义领导权的危险使得有必要明确提出阿尔巴尼亚人民的要求，并将其提交

給大国。根据到黑山国格尔捷(流亡的阿尔巴尼亚起义者在那里)去的伊斯馬依尔·捷馬利的倡議, 1911年7月12日提出了致英国政府的备忘录。备忘录要求, 阿尔巴尼亚的領土和行政自治, 苏丹可派遣代表作为总巡察使; 要求土耳其保证遵守宪法, 議員的选举完全自由; 要求被征入伍的阿尔巴尼亚人在阿尔巴尼亚服役, 在使用語言和开办阿尔巴尼亚文学校方面完全自由; 要求土耳其政府賠償在軍事扫蕩中造成的损失, 退回武器, 施行大赦等。阿尔巴尼亚南部的起义者也提出了具有格尔捷备忘录精神的要求, 其中的一个备忘录就是在澤波教堂举行的會議所通过的。

尽管这些备忘录都沒有要求阿尔巴尼亚完全分立, 但是其中提出的要求, 无疑会导致阿尔巴尼亚宣布独立。正是因为这样, 土耳其政府沒有同意这些要求。土耳其政府以为謝夫切特·屠尔古·巴夏的軍隊消除了总起义的危險, 所以只同意了某些細小的、不重要的优惠, 而且这些优惠也只給予斯庫台区。

从1911年秋天起, 起义的火焰好像熄灭了。由于拘留营的折磨, 由于冬天即将到来, 由于机会主义者不断施加压力, 由于要求消灭运动(这一运动正在使巴尔干的現狀有遭到破坏的危險)的奥地利政府所进行的恫吓, 最后, 由于黑山国沙文主义政府的迫害, 在黑山国避难的很多山区起义者被迫回到自己被毀坏了的家乡。

但是起义的低潮是暫时的。1912年春天, 当土耳其人連他們在上一年所作的一点很少的保证也不执行的时候, 起义更劇烈地爆发起来了。

* * *

1912年春天, 运动扩展到了整个阿尔巴尼亚。过去几年的武装运动的影响, 这一次也反映到了土耳其国会中。在土耳其国会

里，阿尔巴尼亚議員（其中也有伊斯馬依尔·捷馬利）和其他被压迫民族的議員一起，組成了强有力的反对青年土耳其政府的反对派。阿尔巴尼亚議員的强大声音，震撼了青年土耳其政府的基石。为了击败反对派，青年土耳其派解散了帝国議會。在新的选举中，为了阻撓阿尔巴尼亚的反对派人士如伊斯馬依尔·捷馬利、依薩·布奈丁尼等被选为議員，青年土耳其政府使用了違反宪法的一切警察手段。青年土耳其派的代理人对阿尔巴尼亚爱国者掀起了一个无耻的誹謗运动，把阿尔巴尼亚爱国者說成是外国的代理人。同时，为了欺騙人民群众，他們以一种新的言詞繼續进行他們在几年以前就开始了的煽动性宣傳。在反对阿尔巴尼亚爱国者的这一疯狂运动中，青年土耳其派开始向农民許諾，要沒收地主的土地，并把这些土地分配給农民；开始以“社会主义”和“无产階級”的名义关心阿尔巴尼亚工人。他們甚至建立了“穷人俱乐部”，并在他們的骯髒的刊物《太阳》和其后在斯庫台出版的《月亮》上，无耻地把自己描繪成社会主义者。

但是他們的这一切手段都遭到了彻底的破产。阿尔巴尼亚的解放运动又变成了势不可当的起义。

起义于1912年5月5日在德奈尼察(科索瓦)开始，以后扩展到了貝亚、佛奇特尔恩、米斯特罗維察、米尔迪塔区。5月7日，开始了对加科瓦的进攻，但是土耳其侵略者保卫住了城市。月底，起义发展到馬蒂、迪布拉。6月初，起义者开始进攻貝亚，但是由于机会主义領導者的动摇立場和他們同土耳其指揮部的勾結而沒有攻克。这时，一部分起义者在巴伊拉姆·楚里领导下，在普魯希岭向土耳其軍隊发动了进攻，并把他們完全消灭。这一胜利激起了整个科索瓦起义的高漲。后来，起义发展到了魯曼、普克、庫尔宾，

一直到克魯雅。土耳其軍隊不論在什麼地方，在同阿尔巴尼亚起义者的战斗中，总是潰敗而逃，或者躲藏在城堡里。6月間，起义不仅席卷了阿尔巴尼亚中部，而且席卷了南部。爱国者的武装游击队在地拉那、都拉斯、爱尔巴桑、培拉特、科尔察、发罗拉和紀洛卡斯特进行了斗争。1912年6月底，整个阿尔巴尼亚都站起来了，除城市外，全国大部分地方已被起义者解放。

1912年的起义不仅在規模上不同于过去的起义，而且在这样一个事实上也不同于过去的起义，即这一年至少在总的路綫上有了一個领导解放斗争的中央机构。这一机构名叫“起义总委员会”，它的中心設在科索瓦，和全国各区的起义委员会保持着联系。起义总委员会还和馬其頓革命委员会保持着联系，并且达成了在两国同时发动总起义的一些協議。但是由于双方沙文主义分子的破坏活动，協議沒有被遵守。

尽管这一年有了一個领导起义的中央机构，但是在起义的行列中有相当多的机会主义分子，他們不願脫离土耳其。此外，同阿尔巴尼亚起义者一起的还有土耳其“自由与协调党”的成員，他們虽然是青年土耳其派的反对者，但是要求保留奥斯曼帝国。事实上，起义总委员会的领导权是掌握在以哈桑·布里什提那为首的机会主义分子手中。

1912年夏天，由于无法镇压来势猛烈的阿尔巴尼亚起义和“自由与协调党”的反对运动，由于土耳其在特里波里被意大利军队击败，青年土耳其政府的地位受到巨大的震动。由于无法挽救帝国免于因阿尔巴尼亚起义和巴尔干国家正在准备的斗争所造成的复灭的威胁，青年土耳其政府不得不于1912年7月辞职。加茲·阿赫默德·穆赫达尔政府代替了它，这一政府刚刚成立，立即就开始

采取鎮压措施，派遣了新的軍隊来鎮压阿尔巴尼亚的起义。同时派来了一个委员会，准备同阿尔巴尼亚起义者談判。

但是阿尔巴尼亚的起义在迅速发展。阿尔巴尼亚起义者和土耳其軍隊之間的激烈战斗在全国进行着。8月初，起义者解放了布里什提那，几天之后，又解放了貝亚、加科瓦、米斯特罗維察和基朗尼。在同一个月，巴伊拉姆·楚里领导两万起义者进攻并解放了什庫布。

由伊布拉赫姆·巴夏元帅率領的土耳其政府委员会在同“起义总委员会”领导人的談判中，坚持要取消关于承认阿尔巴尼亚自治的要求。土耳其代表向总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包括十四点的綱領，綱領中有土耳其政府关于阿尔巴尼亚問題的保证。这一綱領只談到了某些行政改革和承认某些文化权利，而主要問題——阿尔巴尼亚自治，在綱領中則根本沒有提到。

革命的爱国者拒絕了土耳其的綱領，因为正当起义者取得輝煌胜利的时候，在阿尔巴尼亚完全解放的前夕，討論这种綱領是毫无意义的。但是机会主义者在同革命的爱国者进行了尖銳的爭論之后，最后同土耳其国会达成了協議。哈桑·布里什提那以总委员会的名义同意了土耳其政府的十四点綱領，背叛了阿尔巴尼亚的起义。

土耳其綱領的被通过，使起义陷入了危險的道路，陷入了被損害的道路。革命的爱国者努力把起义引向正确的道路。但是起义的領導的团結已經遭到破坏。此外，在阿尔巴尼亚起义者的面前，出現了对起义的命运具有深远意义的新因素——爆发了巴尔干战争。

土耳其的进一步腐朽和无力維持帝国大厦，一直吸引着列强

和巴尔干国家对奥斯曼帝国的命运和继承土耳其在欧洲、亚洲和非洲領地的注意。

列强中的俄国一直对土耳其的完全崩潰感到兴趣。要求从土耳其統治下解放的巴尔干各国(塞爾維亞、希腊、保加利亚和黑山国),也对土耳其的崩潰感到兴趣。但是西方列强——英国和法国繼續支持腐朽的土耳其,以便阻撓俄国向近东和中东渗入。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始終坚持維持巴尔干現狀的綱領,把它看作是阻撓任何一个列强插足阿尔巴尼亚的最好的办法。

阿尔巴尼亚的强大起义和土耳其在特里波里的失敗,清楚地表明奥斯曼帝国已接近死亡,只要再組織一次打击就可以把它完全从巴尔干驅逐出去。巴尔干各国都力图利用这一机会。經過多次会談以后,暂时放下了彼此之間的旧矛盾的巴尔干各国,在1911年和1912年間結成了反抗土耳其的一系列政治的和軍事的联盟。

巴尔干各君主国在結成反抗土耳其的政治和軍事联盟的同时,違背被压迫民族的权利,要求继承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所有領地(阿尔巴尼亚、馬其頓、特拉克)。塞爾維亞、希腊、保加利亚和黑山国对阿尔巴尼亚和馬其頓提出的要求,充滿沙文主义情緒。几个帝国主义列强則挑起和助长这种沙文主义情緒。这些国家在締結的协定中决定分割阿尔巴尼亚。塞爾維亞政府要求得到整个科索瓦、迪布拉和包括都拉斯和列沙在內的阿尔巴尼亚北部和中部的一部分,以便在亚得里亚海取得出海口;黑山国要求得到斯庫台,希腊除了其他的要求之外,把阿尔巴尼亚南部称为“北爱比尔”^①。

阿尔巴尼亚强大的起义日益使欧洲公众輿論認識到承认阿尔

① 希腊北部一地区称爱比尔。——譯者

巴尼亚自治或独立的必要，使巴尔干君主国沙文主义集团感到极其不安。不顾俄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的反对（它們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力主避免巴尔干战争爆发），黑山国于10月9日，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于10月17日，希腊于1912年10月19日，向土耳其宣了战。

巴尔干战争的爆发改变了阿尔巴尼亚解放起义的政治环境。

在战争开始之前，阿尔巴尼亚人民群众就把邻国看作是在反抗土耳其共同斗争中的同盟者。在阿尔巴尼亚人、塞尔维亚人、黑山人、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之间迅速形成了战斗的团结。这些国家的先进人物和社会主义战士在这方面起了巨大作用。阿尔巴尼亚的代表参加了1910年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巴尔干社会党人第一次代表会议，尽管当时阿尔巴尼亚并没有任何社会党。这次会议讨论了巴尔干国家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反对巴尔干国家沙文主义的君主政体、反对西欧帝国主义的侵略企图和争取成立巴尔干联邦共和国的共同斗争问题。

但是，所有巴尔干国家的沙文主义集团，特别是千方百计地要在这些民族之间制造分裂的欧洲帝国主义集团，无耻地暗中破坏了这些国家人民的团结。后来，列宁关于这一点写道：欧洲资产阶级“所追求的只是牺牲别人而使自己发财致富，它挑起沙文主义情绪和民族仇恨，这样就使它便于实行掠夺政策，使巴尔干各被压迫阶级难于自由发展。”^①

这个时候，巴尔干各沙文主义政府（塞尔维亚、黑山国和希腊政府）特别是对阿尔巴尼亚采取了极其敌对的态度。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企图利用阿尔巴尼亚人民同邻国人民之间的接近，给他们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十九卷第19页。

自己的軍隊在准备进行反土耳其战争中的进军造成便利，并消除他们在阿尔巴尼亚遭到阿尔巴尼亚起义军抵抗的可能。

沙文主义政府的这些企图很快被揭露了。阿尔巴尼亚的山民响应黑山国关于进行反抗数世纪来的侵略者的兄弟斗争的号召，开始了反抗土耳其军队的战斗；但是当解放了图兹城并在那里升起了阿尔巴尼亚国旗的时候，他们遭到了黑山国军队的粗暴的对待。阿尔巴尼亚起义军进城后，黑山国的军队也马上开入解放了的图兹城，并且取下阿尔巴尼亚国旗，换上了黑山王国的国旗。在南方，希腊沙文主义者要求阿尔巴尼亚起义军展开反抗土耳其军队的行动，但是要求这种行动只在维奥萨河的北部进行，不希望在维奥萨河的南部看到阿尔巴尼亚起义军，因为它们要并吞这些地方。同样，塞尔维亚政府通过塞尔维亚军的司令用1912年10月散发的阿尔巴尼亚文传单，许诺阿尔巴尼亚人民从土耳其羁绊下解放出来，并“在克拉伊·彼得的保护下友好相处”。

土耳其军队一开始就暴露出他们不能阻止巴尔干国家军队的进军。一开始，布里什提那、米特洛维查和贝亚便落入塞尔维亚军的手里，斯库台被黑山国军队围困，亚尼那被希腊军包围。但是驱逐了数世纪来的侵略者的喜悦，马上被邻国沙文主义政府的声明所带来的痛苦吞没了。对阿尔巴尼亚人民来说，政治形势已经清楚了：新的侵略者正在代替旧的侵略者；尽管已被奴役、但还未被分割的阿尔巴尼亚将为一个既被奴役又被分割的阿尔巴尼亚所代替。

在这种混乱的局势中，我国的前途黑暗，必须及早寻找出路。阿尔巴尼亚的各社会政治团体要求以各种不同的办法解决这一众所关切的问题。结果是在巴尔干战争的惊涛里，他们提出了一系